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恥吞聲 女多謀圖奸嘗冀

閨閣徒懷脫輻傷，狂且心事費推詳。忍教鞭打玉鴛鴦。飲泣淚從腸斷落，包羞捧拭粉花香。追提往事怎相忘！花月場中著腳，風流隊裏都頭。小姨窈窕態溫柔，瞥見難禁饞口。好事相期月下，佳節暗約河洲。滿裝清冀下咽喉，逃去喪家之狗。

姚霍武羊蹄起義之時，正蘇吉士守制家居之候。如今掉了陸豐，再談省會。從前，蘇笑官表字吉士，此後書中稱吉士，不稱笑官矣。

吉士百日已滿，出門拜客，先從各衙門、各行、各商起，一切親友如烏、時、曲、竹諸家，無不都到。回家另換素衣，依然進內見過母親、姨娘、妹子，來到蕙若房中，蕙若與小霞置酒同飲。蕙若說：「這廿四日，我哥哥聚親，請我們兩個回去。我們是有服之人，還是去也不去？」吉士道：「過了百日，自己至親本無忌諱，就去走走何妨，橫豎我也要去耽擱幾天的。」

是晚宿在蕙若房中，久旱逢甘，其樂可想。

早上方纔起身，巫雲上來說道：「外邊傳進話來，有什麼時邦臣要見。」吉士梳洗過了，踱至外邊，吩咐：「請時相公書房相見。」邦臣見面便倒身拜下，說道：「昨蒙大爺枉駕，蓬華生輝，敬來謝步。」吉士道：「承諸公惠及泉壤，弟乃分所當然，何謝之有？」邦臣坐下說道：「晚生在舍下敬備一杯為大爺散悶，望賜壞光。」吉士道：「弟還未及奉屈諸公，如何先要叨擾？」時邦臣道：「晚生忝在大爺門下，不過略盡一點孝心，大爺若不賜光，晚生何顏見這些朋友？」說畢又打一恭。吉士見他請得志誠，也就允了。時邦臣連忙告辭道：「下午再專人敦請，晚生還要去請施舅爺、烏少爺奉陪。」吉士留他早飯，他再三不肯而去。

吉士吩咐蘇興，叫人寫了幾封書，稟謝那路遠的親友。

過了下午，施延年走將過來說：「時嘯齋請我奉陪姊丈，又著人來邀了兩回了，我們同去罷。」吉士道：「我已依允了他，即叫家人備兩乘轎子，一路同去，省得人家守候。」當下兩人上轎。祥琴、鶴慶與施家小子阿福跟隨，望雙門底一直出去。

這時邦臣年愈不惑，妻子早亡，剩下一個十六歲的女兒順姐。住在網局左側，開一個雜碎古董鋪，與竹中黃兄弟間壁鄰居。這日特延吉士到家，不過為親熱走動之計。將房子收拾乾淨，焚了些香，預備下兩個唱歌的女孩兒在家伺候。竹氏兄弟已邀同一處，守了好一回。吉士、延年已到，邦臣等忙至轎前拱候。吉士下轎，挽手進來，說道：「承時兄盛情，弟不勝惶愧。」邦臣道：「窮人家備不出什麼可口的東西，不過盡點兒窮心。我們蘇州人有名的『蘇空頭』，大爺休要笑話。」忙忙的遞上兩人的檳榔。竹中黃又替他遞茶，吉士、延年俱各致謝。

邦臣吩咐家裏的小子阿喜道：「怎麼烏少爺還不見來？快再去請。」那阿喜道：「小的方纔去了，他家爺們說：『請這裏先坐罷，他略停一會就來。』」邦臣道：「有什麼正經麼？」阿喜道：「像是在家裏同少奶奶合氣的一般。小的再去請就是了。」

邦臣對著眾人笑道：「烏少爺怎麼就敢和少奶奶鬧起來！少停罰他個夫綱太正。」竹理黃道：「他少奶就是大奶奶的令姊，聞說最賢惠的，這一定是老烏尋事了。」施延年道：「老烏因他令尊兼署了盈庫，氣象大，不似從前。」竹中黃道：「舅爺這話一些不錯。」吉士道：「如何一個人會改變？我只不信。」

竹理黃道：「時嘯齋請了蘇大爺來，難道就是一味清談？家裏預備的東西，也要拿出來擺個樣纔好。」時邦臣道：「正是，倒累大爺受餓了，快拿出來。」吉士道：「不要慌，候著烏姐夫來，同領盛情罷。」正在擺那攢盤果碟，烏岱雲已下轎進來，半酣的光景，眾人一齊迎接。時邦臣道：「少爺來得怎遲？想必曉得我家沒有什麼東西吃，在衙門中吃飽了纔來。」岱雲道：「我那裏有閑工夫吃酒？因多時不見蘇妹丈，所以來陪他一陪。」吉士道：「多承記念，只是來遲的原故，還要請教。」時邦臣道：「且請坐下了再談。」吉士便遜岱雲上座，岱雲更不推辭，居然坐了第一位。吉士雖不介懷，延年覺得岱雲有些放肆。第二座吉士還要推遜延年，岱雲道：「妹丈坐了罷，他們料想不敢僭我們的。」眾人都推吉士坐了，延年、中黃、理黃、邦臣依次坐下。家人送上酒來，邦臣卻將第一杯遞與吉士，中黃、理黃便遞與岱雲、延年，各人飲了一杯。吉士又問方纔的話，岱雲道：「這溫家的越發不是人了，從去年春到了我家，我怎麼的看待他。我爹爹得了盈庫，帶著母親去了。這河泊所衙中人少，因娶了一個妾，叫做韻嬌，也不過圖熱鬧的意思。他天天尋事吵鬧，新年上被我罵了一場，略覺安頓些。今早起來，我到父親那邊去了，小妾起身略遲了些，他竟闖進房門，將小妾打罵。我回來問他，他千不說萬不說，倒說小妾和小子通奸，所以打的。我家閨門嚴正，別人不知，蘇妹丈是盡知的。他將這惡名兒圖賴人家，我如何不生氣？我著實的打了他一頓。他那嘴頭子淮河也似的，說要尋死，我把他鎖了，方纔略軟了些。」吉士道：「拿奸是假，吃醋是真，只是老姐丈還要格外寬恕些纔好。」

岱雲道：「你不懂得，假如老施的妹子是你小老婆，你家奶奶也這樣吃醋，你難道不要生氣麼？」吉士便不做聲，延年飛紅著臉。邦臣見二位沒趣，忙拿話岔開，再三勸酒，說道：「晚生預備著兩名唱歌女子伺候，蘇大爺、烏少爺不知可能賞臉？」岱雲道：「既有唱的，何不早些叫來。」邦臣即忙喚出，一個阿巧、一個玉兒，都不過十二三年紀，還未梳櫛。列了席前，插燭的拜了兩拜。岱雲即攬過阿巧，坐在腿上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是那一幫，記得多少曲子？快檢心愛的唱一個來，你小爺就吃一大杯。」阿巧道：「小的是城內大塘街居住，還沒有上幫。少爺吃了酒，小的纔唱。」因雙手捧上一大杯。岱雲真個乾了。玉兒琵琶，中黃鼓板，邦臣打著洋琴，阿巧按理弦索，低低的唱道：

兩個冤家，一般兒風流瀟灑，奴愛著你，又戀著他。想昨家幽期，暗訂在西軒下，一個偷情，一個巡柵。柑著了，奴實難回話。吃一杯品字茶，鬍字生花，介字抽斜，兩冤家依奴和了罷！

唱畢，岱雲道：「絕妙，妙絕！但是只許你愛我，不許愛你蘇大爺。」吉士笑了一笑。邦臣叫玉兒勸蘇大爺的酒，玉兒也遞上一大杯，自己鼓板，阿巧三弦，邦臣吹笛，唱了一隻《醉扶歸》的南曲。端的詞出佳人，魂銷座客。吉士也乾了。

眾人都說唱得好，岱雲道：「我不明白曲子，不喜歡玉兒。」

因抱著阿巧，肉麻說道：「我只守著你罷。」阿巧道：「少爺請尊重些，旁觀不雅。」岱雲道：「我怕那個旁觀？」因與他三四五六的鬆起拳來。

岱雲輸了七八杯，酒已酣足，摸手摸腳的，弄得阿巧無可躲閃。施延年道：「老烏這等愛他，何不娶他作妾，帶我們吃杯媒人酒兒？」岱雲道：「我也有此心，只要等這不賢之婦尋了死，纔可稱心適意。」延年道：「假如你少奶奶真個尋了死，溫姨丈就沒有話說麼？」岱雲道：「我怕他怎麼的？他一個敗落鹽商，敢來尋我現任少爺的事？好不好一條鏈子鎖來，還要辦他串通親戚吞稅餉呢。」延年聽他說話鑽心，急問道：「串通那一個親戚？」岱雲道：「小施，你不要裝癡作聾，你家該繳的餉銀償完了麼？」延年道：「償也不關你事！」岱雲大怒道：「我爹爹現為盈庫大使，怎說不關我事？你靠著誰的勢，這等放肆！我明日就辦你，不辦不是人養的！」延年道：「我怕你這種未入流的少爺，也不姓施！」吉士見不是話，便喝住延年，忙勸岱雲道：「老姐丈不須動氣，時嘯齋請我們吃酒，不過是追歡取樂，我們在這裏爭鬧，就是難為主人了。看我薄面，省一句話也好。」岱雲道：「你是個忠厚人，我不尋你，你也不要幫著你那丫頭小舅子。」延年接口道：「誰是丫頭小舅子？你纔是赫廣大的丫頭小舅子呢！」岱雲越發大怒道：「我就與你比一比，那個小舅子勢大！」吉士與眾人再三勸慰，岱雲也不終席，忿忿而回。

吉士也要回去，時邦臣攔門挽留，只得依舊坐下。吉士道：「施大哥也不要生氣，也不必著忙。他就認真辦起來，橫豎不過幾千銀子，我去繳還了他，他就拿不著訛頭了。」時邦臣道：「大爺說得是。這小烏再不曉得變到這樣！莫說他令尊是五日京兆，就是實授了這八九品的官，攔得住什麼風吹草動？災丹雖好，須要綠葉扶持，怎好這等得罪親友！施舅爺不要理他。」延年道：「他走進門來，這目中無人的樣子，是大家看見的，我何嘗去尋他？他為了自己老婆，又牽上我來，叫人怎捺捺得住？」竹理黃道：

「原說這人不終相與的，施舅爺有大爺作主，怕他怎的？我們暢飲幾杯！」吉士依然放量飲酒，兩個唱的殷勤相勸，吉士每人賞了三兩銀子，然後同延年辭謝起身。

到了門首，又囑咐延年：「不必慮他，諸事有我。」延年致謝回去。

吉士一直至廳中下轎，走進中門，早有許多僕婦、丫頭擁上。兩個接了氈包，兩個打了提燈，兩個拿了手照，望西院而來。小霞接住問道：「今日面上沒有酒意，倒像有什麼心思的樣兒。」吉士便將岱雲糟蹋素馨的話告訴一番。小霞道：「當初原是我姨丈誤對此親，只可惜我素馨姐姐，何等才貌，誤適匪人。」吉士又道：「岱雲還要辦你哥哥的未完稅餉，我也擔承了。」小霞道：「也不要你擔承。當初我爹爹並非吞吃餉銀，活活的被海關逼死。我哥哥少不更事，又受了屈棒。奈彼時家徒四壁，無處伸冤，只得歇了。此仇此冤，時刻在心！他不辦也罷了，若果然辦我哥哥，我勸你這幾千銀子不要瞎丟了。」

吉士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小霞道：「我哥哥雖則無能，也還硬硬。我卻還懂得一點人事，這不共戴天之仇，如何饒得他過？有了幾千銀子，我若不扳倒關部、斷送烏家，我施字倒寫與他看！」吉士笑道：「我又遇著一個女英雄了。你哥哥做硬漢，惹起許多閑話來，你何苦學著他呢？」小霞道：「我哥哥是鹵莽之人，我須還有三分主意。現在督撫與關部不和；況且督撫就回護關部，還有聖人在上。這幾千銀子，難道盤纏不到京師麼？我也再不肯出乖露醜，只須作下呈詞，叫哥哥告去。他原是失過風的人，也不過再嘗嘗板子的滋味，想來未必有什麼死罪。我的好大爺，你就依了我罷。」說畢，那粉腮上早淌下淚來。

吉士叫丫頭們出去，自己上前替他拭淚，道：「不要惶傷，且看老烏辦不辦再處。」小霞道：「蒙大爺厚愛，奴怎敢多言，只是此事若鬧起來，切不可向老烏說情的。」吉士允了。于是同人禍？。睡至晌午起身，即著人去打聽岱雲動靜。原來這日岱雲回衙，溫家得了他夫妻反目之信，史氏叫家人來接素馨，被岱雲一頓臭罵，（缺五字）一頭灰回去了。

岱雲走到房中，說素馨叫娘家人接他，又狠狠的打了一頓，逼素馨上吊。

這婦人家的情性，起初以死嚇人，直到叫他尋死，他卻一定不肯的。當下素馨受打不過，只得軟求。岱雲罵道：「饒你這淫婦，明日再打罷！」自去與韻嬌宿了一夜。

早來到盈庫署中，與父親商量收拾延年之事。必元道：「你不要多事，都是至親，何必計較，況且蘇少爺面上怎好意思。」岱雲道：「他倚著蘇吉士的財勢，纔敢這等大膽。我的意思，還要連吉士都辦在裏頭，不過看他忠厚，權時放過，將來也要與他一個手段。」必元道：「胡說！蘇吉士有什麼得罪我家，你這等無義？你娶親之時，還虧借了他三百銀子，後來我升官的賀分，他十倍于人。你要害他，就沒良心了。況且此刻督撫因大人奏了洋匪的實情，要將大人參奏，包大爺刻刻提防，你就辦上去，也不依的。」幾句話說得岱雲如冰水澆炭的一般，默默而退。

回轉河泊署中，叫丫頭燙酒解悶。他同韻嬌坐下，吩咐丫頭把素馨的鏈子開了，帶上房門出去。自己把素馨剃得精赤，拿著一根馬鞭子喝道：「淫婦，你知罪不知罪？」素馨已是門敗的輸雞，嚇得跪下道：「奴家知罪了。」岱雲道：「你既知罪，我也不打你，你好好的執壺，勸你韻奶奶多吃一杯。」素馨道：「奴情願伏侍，只是求你賞我一件衣服遮遮廉恥罷。」

岱雲就呼呼的兩鞭，抽得這香肌上兩條紅線，罵道：「淫婦，你還有什麼廉恥，在這裏裝憨！」素馨不敢回言，忍恥含羞，在旁斟酒。岱雲摟著韻嬌，慢慢的淺斟低唱，摸乳接脣，備諸醜態。吃了一會，又喝道：「淫婦，你把你那頭毛剪下來，與韻奶奶比一比，可他陰毛麼？」素馨不敢作聲，嚇得篩糠也似的亂抖。那岱雲又跳起來，將馬鞭子亂抽，喝道：「還不快剪！」素馨忍著疼痛，只得剪下一縷與他。岱雲付與韻嬌，要扯開他褲子來比，韻嬌不肯，說道：「這油巴巴的髒東西，比我什麼呢？」便一手撇在火上燒了。岱雲呵呵大笑道：「賤妒婦，你如今可也曉得不如人了？停了幾日，你家討兄弟媳婦，好好的與我回家，離門斷戶，省得你丫叉蘿卜的妝在眼前，教你韻奶奶生氣。但凡房裏的東西，一些也不許亂動！」說畢，竟同韻嬌去睡了。這素馨前後尋思，終家痛哭，卻又不敢高聲。正是：

《褻裳》悔賦「狂童」句，江水難湔滿面羞。

蘇吉士打聽得岱雲沒有動靜，也就置之不言。轉瞬間溫春才吉期已到，溫家著人敦請。蕙若、小霞帶了家人、媳婦、丫頭們回家。溫仲翁將折桂軒、玩荷亭兩處住他二人。十數個僕婦、丫頭各隨其主安歇；五六個家人、小子把住圍門，聽候差使。將惜花樓側門仍舊開了，通著裏邊。此時素馨已早回來，帶著自己的兩個伴嫁丫頭，居于藏春塢內。姊妹們相見，素馨自然泣訴苦情。蕙若倒還不大感傷，小霞深為惋惜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事已如此，且在這裏住幾年再處。」又告訴岱雲前日與延年尋鬧的話。素馨道：「我是死囚一樣的人，毫不曉得，只是妹妹也要防他。我是與他恩斷義絕的了，他還認得那個！」小霞道：「他既不認親，我們也只得各辦各事，且看後來。」

這裏閑話休提。

那溫商娶的媳婦，是南海縣主簿苗慶居的小女兒花姐。這迎娶之日，賓客盈門，笙歌聒耳。好笑烏岱雲，不知為什麼原故，倒欣然而來。溫商只做不知，一般看待，與延年、吉士都在前廳。岱雲雖不理延年，卻背地與吉士陪個不是，說是「酒後多言」，吉士也就替延年說了個「酒醉衝撞」。席散之後，眾人都去迎親，岱雲一個人先去認認新房。

那新房在惜花樓下，岱雲頑了一會，就望園中走來。

丫頭們曉得大小姐住在園中，不好懸阻。岱雲踱在園中，也還想起從前與素馨私會的光景。見一個丫頭走來，卻認得是自己的，因問道：「你在这裏做什麼？」丫頭道：「小姐同蘇奶奶都住園中，我在此伏侍的。」岱雲道：「蘇奶奶在那裏住？你領我去認認。」那丫頭怎敢不依？領著他一路走來。纔過沁芳橋，見一美人，身穿白紡綢單衫，外罩元青湖縐馬褂，腰繫元色羅裙，兩瓣金蓮窄窄，一頭雲鬢沉沉，雖然一味素妝，越顯嬌姿玉面。忙問丫頭道：「這是那一個？」丫頭道：「是蘇二奶奶。」岱雲想道：「怪不得小蘇這等幫襯延年，原來有這樣絕色佳人送他作妾。」即緊步上前攔住，作揖道：「表妹，愚姐夫奉揖了。」

小霞最不防這裏有男人到來，吃了一驚，忙回一禮。岱雲道：「前日令兄在時家與我尋鬧，我因看表妹面上，沒有計較他，表妹可曉得麼？」小霞聽說，知是岱雲，心中大怒，見他光溜溜兩隻賊眼注在身，且說話間帶三分邪氣，卻回嗔作喜道：「愚妹感恩不盡，只是無可報答。」岱雲道：「表妹既知報恩，也不要費銀錢，不拘那件都好。難道妹妹不懂麼？」小霞道：「妹子除此身之外，毫無所有，實在不知怎樣報恩。」岱雲笑嘻嘻的走進一步，將手指著小霞裙中說道：「報恩原只在妹妹身上，這是很容易的。」一頭說，像要動手動腳的樣兒。小霞紅著臉，低低的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許多丫頭們瞧著，成什麼規矩！你不要性急，若果有心，可于今夜三更，在玩荷亭左側守候。」岱雲大喜道：「謹遵臺命，只是不可失信的。」又把小霞的纖手一捏，說道：「妹妹為何帶這銀鐲兒？」小霞轉身走去，回頭帶笑道：「我是不失信的，信不信由你。」冉冉走去，心上想道：「這潑賊，欺我哥哥，軒我姐姐，還敢欺侮奴家，最也饒他不過。」因走至折桂軒中，將岱雲調戲可惡，必要報仇的話告訴蕙若。蕙若道：「我們一個女人，也不要忒膽大了，這人性子不是好惹的。」小霞道：「我怕他怎的？他也過于欺心大膽了！晚上如此如此的玩他一回，替大姐姐出口惡氣。」蕙若笑道：「憑你怎樣玩，我是最怕的。」小霞別了出來，便暗暗的遣兵布陣。

這晚，溫家新婦進門，春才也一般的照常行禮，又暗暗的與吉士說了幾句什麼話，吉士微笑點頭。岱雲見外邊諸事已畢，三不知溜進花園，東躲西閃，聽得鼓打三更，纔往玩荷亭走來。

這玩荷亭四面皆水，從一條白石橋過去，無可栖身。聽得裏頭還很熱鬧，正在左顧右盼，尋一個暫躲的地方，那橘子響處，一個小丫頭走來，黑影裏低低叫道：「可是烏少爺麼？」岱雲道：「正是。姐姐快領我進去，我重重賞你。」丫頭道：「我們二奶奶說，此刻有你們少奶奶、我們大奶奶在裏頭，房子小，人又多，無處躲避。這裏又怕人撞見，少爺權在左邊河灘下躲一回，停刻我來請你，萬萬不可冒失。少爺若守候不及，請轉去了，明晚再來罷。」岱雲連聲說道：「我暫躲一躲，姐姐你須照應。」即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河灘藏好，思量道：「這施奶奶好算計，在這個地方，仙人也尋不到的，看來倒是個慣家。可怪我們這不賢的姊妹，

偏有許多閑談，耽擱我的好事。不要管他，停一會兒就盡我受用了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聽得上面窗櫺刮辣一響，一盆水就從窗內倒下來，淋得滿頭滿面。岱雲想道：「是什麼水，還溫溫兒的？」把手摸來，向鼻間一嗅，贊道：「好粉花香，想是施奶奶洗面的，不過衣裳濕了些，也無妨礙。」將臉朝著上頭望那窗子，想要移過一步，卻好一個淨桶連尿帶糞倒將下來，不但滿身希臭，連這耳目口鼻都沾了光。

岱雲覺得尿糞難當，急忙移步，那地下有了水，腳底一滑，早已跌在河中，狠命的亂掙，再也爬不出來。上面又是潑狼潑藉的兩桶，實在難過，又不敢作聲，低頭忍受。聽得一陣笑聲，一群兒婦女出去。岱雲將河水往身上亂洗，還想有人來撈他，誰想亭門已經閉上，卻有許多搖鈴敲梆巡夜而來。一個說道：「這亭子四面皆水，料來沒有賊的。」一個說道：「也要兩邊照照，省得大爺罵我們躲懶。」即有一個小子提著一碗白紗燈走來，說道：「這灘底下還是大魚呢，還是個烏龜？」就有兩三個跑來，拿火把一照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有賊！」眾人蜂擁將來，把他扯起，說道：「好一個臭賊，想是淘茅廁的。」各人拿手中短棒，夾三夾四兩點般打來。岱雲只得喊道：「我是烏姑爺，你們如何打我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是蘇府巡夜的，你既是烏姑爺，如何三四更天還在這裏？且拿他出去，回明了大爺、溫太爺再處！」岱雲道：「我因來這園裏與我少奶奶說話，失腳掉在茅廁裏頭，在這河邊洗一洗的。我這副樣子，如何見得他們？求眾位替我遮蓋了罷。」一個年老的說道：「這話想是真情，兄弟們放他去罷。烏少爺，不是我說你，這裏是我家奶奶們住的地方，不該夤夜到此，第二遭打死莫怪。」

岱雲不敢回言，望藏春塢走去。素馨已經睡了，敲不開門。挨到天色微明，捉空兒跑回去了。溫家也不枋點到他。岱雲到了家中，氣了一個半死，猜是小霞詭計，打算尋衅報仇，卻好因水浸了半夜，受了驚又挨了打，生起病來，延醫調治。